



雪落丁玲公园

口文/摄影 袁闯同



雪后丁玲公园。

从遥远的天际卷来了裹挟着大雪粒的狂风，湛蓝的天也成为灰暗的调子了。一切的景物都变了模样，太阳早已不知所踪。让人窒息的是，头上的天似乎慢慢地成为沉重的磐石，劈头盖脸压了下来。光秃秃的树枝被风刮得呜呜哀鸣，早已枯黄的荒草和破败的落叶漫天飞扬，多年不见的东北“大烟炮”遮盖了汤原县城，室外早已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。

当风停雪住，喷薄而出的红日跳出地平线，暖洋洋的光穿过丁玲公园的树梢，一个童话般的王国惊艳了不一样的桑干河。

雪后，坐落在桑干河畔的丁玲公园正是岑参笔下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写照。我忘记了寒冷，贪婪地吮吸着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，从小到大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铺天盖地的大雪，眼前的大地俨然被一张毛茸茸的白色巨毯覆盖着。蹲下身掏起一捧昨夜飘扬的雪花，飞起来的不只是碎玉，还有心中启航的梦想。

丁玲公园是为纪念著名作家丁玲而建的。认识丁玲，还是最早拜读丁玲的大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作品是上世纪40年代末发表的，描写的是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情况，通过暖水屯一个普通村庄的土改运动，从发动到取得初步胜利，展现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光明大道。全书凸显了平凡生命的伟大，更让我感到了信仰的坚不可摧。

回眸那段艰苦的岁月，1958年7月，丁玲来到汤原农场，在此生活了六年，期间在畜牧队养鸡，后又承担了扫盲、排演歌剧等文化工作。北大荒人从没有忘记丁玲，一代又一代赓续红色基因，传承丁玲精神，弘扬丁玲文化。丁玲公园，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。

我轻轻地踩过皑皑白雪，沐浴在丁玲公园浓浓的文化气息中，眼前这座高大的仿古牌楼就是进入丁玲公园的正门，错落有致的雕塑、匾额别具一格，牌楼正中赫然写着“丁玲公园”四个烫金大字，门口用彩色镶嵌了圆形的图案，绕着一圈的是丁玲的名著——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书名的首字母。

极目远眺，丁玲公园有着其他公园与众不同的魅力。满园的白雪装点着这座文化园林，园内造型奇特的石拱桥、芦苇摇曳的碗盏湖和标志性建筑凌云阁将丁玲的生平事迹贯穿其中。蓝天白云、亭台楼阁……不见尘世的纷扰，如同陶渊明的“桃花源”，一排排整齐的青松好似严阵以待的士兵，没膝的大雪煞有林海雪原的味道。树林尽头，一处农家小院袅袅升起的炊烟夹杂着饭菜的撩人香味，温暖的人间烟火能够熨平所有的生活褶皱。

我沿着公园小路转了一圈，便和扫雪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，才知道汤原农场的丁玲公园兴建于2011年，公园整体设计占地15公顷，以丁玲文化园为中心，分别建有党史文化园、娱乐健身园和植物博览园，现已成为汤原农场的新地标，更是青少年教育基地。

自我记事起，我就喜欢读书，在我的家乡有这满溢的书香的丁玲公园，我禁不住慨叹，不知不觉走进丁玲纪念馆，真切地感受丁玲在北大荒的风雪人生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弘扬丁玲精神·建设法治汤原”十二个醒目的红色大字，汤原农场丁玲纪念馆牌匾上一枚红五星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眼。轻抚这片安静的雪，它安静得连只飞鸟的影子都无法找寻。

据丁玲纪念馆负责人介绍，丁玲纪念馆场馆于1956年建场初期建成，占地面积900平方米。2018年8月12日正式以丁玲纪念馆名义对外开放，是中国丁玲研究会研究基地。纪念馆分为“莎菲”时代的叛逆、左联时期的斗士等6个展区，展区重点展示了毛泽东主席为女作家丁玲题写的《临江仙》。在毛泽东诗词中，题赠作家的只有一首，就是写给丁玲的《临江仙》，足见毛泽东对丁玲的器重。展区中还有大量的图片、文字、书籍、衣物等，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丁玲传奇的一生。

驻足1929年冬展区，丁玲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生活为素材写成长篇小说《韦护》，她第一次把笔转向了革命者的形象，这也标志着丁玲创作思想的转型。1932年3月，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5月，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，押赴南京。1933年5月至1936年9月，丁玲在党的几次营救下终于成功离开南京。1936年11月，丁玲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，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。

1952年3月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。1958年，丁玲被下放到汤原农场劳动改造。1981年，丁玲返回阔别10余年的北大荒，探访在身处境逆境中宽厚以待的汤原农场职工。

眼前一幕幕好似播放的电影，那是丁玲处于人生最低谷的阶段，但她一心向党，忠心耿耿，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北大荒的早期开发建设之中，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。风雪过后，我们拥有的是一尘不染的世界，这里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雪，信仰从不曾改变，汤原农场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丁玲早年生活痕迹……不一样的“桑干河”温暖了光阴，擦亮了理想，那如纯净冰雪的灵魂，在沧桑桑田的变迁里熠熠生辉！



雪后帽儿山景观。

体会到。

古人认为白色是不吉利的颜色，可唯独对雪赋予了喜庆、纯洁、美丽、丰收的韵味。而帽儿山的雪，不管它来得是早还是晚，都是人们翘首企盼的。瑞雪兆丰年，我想，此时此刻农民们的心早已乐开了花！

帽儿山的雪，好美，好有韵味。我爱帽儿山的雪，更喜欢雪后大山深处所展现出来的如诗如画的美！



1958年4月12日，密山车站广场万人大会现场。



据《黑龙江省志·国营农场志》记载，1958年1月24日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发出《关于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》的指示，要求全军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，屯垦戍边。3月20日，成都会议通过了《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》。于是，十万复转军人进军北大荒的重大战略决策形成。

3月23日，郭沫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向地球开战》，为十万复转军人“壮行”：“现在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，/不，你们是转换阵地，向地球开战，/……赶快向地球开战吧，同志们，/无论在天涯海角，让我们陪阵冲锋！”

3月起，从各部队、院校转业的复转军人陆续乘专列开赴密山，共计5.87万人，其中排以上干部30797人，班以下工农骨干和院校青年学员27903人。因车少人多，复转军人大多滞留在这里。4月12日，王震专程赶到密山，参加铁道兵农垦局在密山火车站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，作题为《向捍卫祖国与建设祖国的战士致敬》的讲话，鼓励复转军人徒步奔向荒原。4月13日清晨，王震欢送徒步行军的队伍出发。他握着转业军官的手说：“到八五八农场要有300多里的路程，你们要发扬部队那种艰苦奋斗、勇往直前的精神去克服行军中所遇到的困难。你们的这种革命精神将载入农垦史册！”

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下，1958年3月至5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，包括机关、部队、军事院校的转业军人8.15万名，连同随行家属、部队非军籍的工薪制职员、未成年的军人子弟、军队下放人员，以及学生等，号称十万人，进军北大荒。这批军人中有排以上干部6万人，营以上干部1200人。有6万名复转军人分配到铁道兵农垦局，1.7万名分配到合江农垦局，4500名分配到省农垦管理局所属农场。转业军人中，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，有身经百战的师、团指挥官，有战斗英雄，有先进模范。如荣获“孤胆机智英雄”称号的李国富，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中侦察英雄原型的王树功等。

1958年春，转业到八五〇农场的复转军人有1.2万人左右。从密山市下火车后，他们挑着行李，背着背包，有的还背着孩子，步行50多公里来到农场。八五二农场复转军人为了不耽误时播大豆，他们肩挑手扛，手拿插棍，2.7万亩大豆全是人工点播。

4月10日，八五三农场五分场3队的一位女同志患阑尾炎，8名战士轮流抬着担架，穿越漂堡甸送往100公里外的职工医院。因简易桥被冲毁，无法过河，只好返回。卫生员廖先成和另一名战士脱掉棉衣游过冰冷的河水

到分场寻找药品。下午2点，赶到分场部拿到仅有的3支青霉素，顾不上吃饭就往回奔，靠这3支药救治了战友。在八五三农场雁窝岛烈士陵园，复转军人罗海荣的青春年华永驻，为运送油桶牺牲，时年仅26岁。

4月29日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守上甘岭43天的英雄部队十五军的复转军人1200多人到达汤原农场。王震勉励大家：“你们来自上甘岭的英雄部队，应该发扬鏖战上甘岭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在开拓北大荒的新战役中再打胜仗，再立新功！”

3月至4月，3460名复转军人陆续到达八五四农场。王丛生驾着K-55机车往东大岗送粮，途中机车掉进冰水里，用车拉怎么也拉不出来。蒋长和、杨世清等人跳进冰水里拆卸机车，冻得嘴唇发青、手脚麻木才上岸，用棉衣裹一会儿，暖下身又跳下冰水，两天才将机车全部拆完运上岸，装好后投入抢运工作。复转军人就地取材，搭起了一排排马架、草棚，建起了21个新点。四分场1队在建点时，半夜有一栋半地下的草棚子发生了火灾，因门留得很小，人多拥挤，人被烟呛醒却摸不到门，当场烧死5人，烧伤8人。尽管生活十分艰苦，复转军人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生活集体化、行动军事化、生产建设战斗化的优良传统。

5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转业军人徐先国的诗《永不放下枪》。王震看后，立即给徐先国写了一封信，说：“你唱出了我的心声。”当年，王震率领复转军人修铁路，让“火龙”开进了北大荒；创建了八一农垦大学，培养红又专人才。这位农垦事业的奠基人逝世后，一部分骨灰埋在了他深爱的北大荒。

据《黑龙江省志·国营农场志》记载，十万复转军人遵循“边开荒、边生产、边建设、边积累、边扩大”的“五边”方针开荒建场。当年开荒，当年生产。到1959年，两个农垦局（铁道兵、合江农垦局）耕地面积增至642万亩，粮食总产量和上交商品粮均比1957年增加1倍以上。为了反映1958年复转军人开发北大荒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，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《英雄战胜北大荒》。据《复转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》记载，从1947年到20世纪70年代，共有14万复转军人参与北大荒的开发建设。他们中有老红军60余人，老八路2000余人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1.6万余人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5.3万余人。有3000多名复转军人为北大荒献身。

本文图片由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

向荒原要粮

口郭思宝

1958年，王震将军率领十万复转军人开发建设北大荒，掀起了大规模开发的高潮。他们胸有“英雄奔赴北大荒，好汉建设黑龙江”的豪情和“向地球开战、向荒原要粮”的壮志，绘就了气势磅礴、波澜壮阔的开创人类垦殖文明新纪元的历史画卷……



复转军人徒步奔向150公里外的八五八农场。



北大荒中华大粮仓。

胧的梦里，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。远山之上已经白茫茫一片，群山逶迤，高低起伏，因为覆盖了厚厚一层雪，山峦银装素裹，显得很有层次感。

雪下了一天一宿，翌日清晨我跟随房东大叔走出门外，徐徐前行。

路上间或能看到动物留下的脚印。其中野兔的脚印状如梅花，野鸡的脚印宛若竹叶，还有更小的山鸟的脚印，或清晰或模糊地印在雪地上，各富情态。这些动物留下的脚印，把雪地之景描绘得如诗如画，丰富多彩。走着走着，也会听到一两声鸟叫。下雪的日子，山里特别静谧，鸟儿遇到人，就显得格外惊慌，匆匆忙忙从树林里飞起，发出一两声惊叫。顷刻间，树林里的雪花飘洒，冰凌散落，落在脸上丝丝凉凉，慢慢化成水滴，滋润着我们的肌肤。噤声啦一阵儿，鸟儿惊魂未定而又孤独地在天空之中飞翔，寻找另外的栖息地。

帽儿山里的雪不但有动态之美，有层次感，还有图画之美。由于山下气温普遍比山上要高，所以山下的雪开始融化渐显黑色之时，抬头看看山腰或者山顶的雪，相比之下白得更加耀眼，似帽儿、像纱巾，秀气而又充满灵性。远远望去，黑白交相辉映，如一幅素色的

风景画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雪与冰是对孪生姐妹，提到雪自然少不了冰。记得孩提时下雪的日子，最开心的不是堆雪人打雪仗，而是寻找晶莹剔透的冰。屋檐下会有长长的冰凌悬挂着，有时候会有筷子长，镰刀把粗的冰凌，惹得孩子们尖叫不已。门前树木被冰覆盖，每片叶子上包着厚厚的冰，小心翼翼地剥下来，便是一片完完整整的冰叶子，连叶子的脉络都清晰可见。池塘里，水沟中，都是冰的世界，拿起一块冰，用稻草管儿用力去吹，便出现一个圆圆的洞，再吹，又一个圆圆的洞，乐此不疲……

天渐渐地黑下来，我与房东大叔返回室内。此时此刻万籁俱寂，静得让人听得到雪花飘动的声音，偶尔会传来被雪压断的树枝脆响——咔嚓，却更衬出夜的寂静。隔窗向外眺望良久，我推开门，屋里的灯光倾泻出去，黄的光，白的雪，纷纷扬扬的雪片，携带着淡淡的清香沁入心脾，如梦幻般美得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。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使得这雪夜更加深邃迷人。这种美，不是用眼睛看到的，要有一颗安静的心，方能

北国风

副刊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董云平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龙头条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

帽儿山赏雪

口文摄影 张子煊

“帽儿山顶见朔风，飞身直下仍从容。雪摇枝舞释银箭，旷野无垠落素英……”

传说在张广才岭西坡，有一顶神仙的毡帽掉落在这片群山之中，从此帽子变成山峰。山峰凸出，貌似冠状，故此得名“帽儿山”。帽儿山有漫山遍野的天然次生林，一年四季风景独特、秀丽。暖春鲜花遍布，万紫千红，争奇斗艳，气味芳香；盛夏蜂蝶飞舞，百鸟争鸣，流水飞泻，泉水潺潺；金秋漫山红叶，五花山色，景象万千；而在严冬呢？严冬的帽儿山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山舞银蛇，晶莹剔透。

人都说在帽儿山赏雪是一种享受，于是人冬后我来到帽儿山山脚下的小村庄，恰逢一场大雪，让我们饱览了帽儿山落雪的魅力。

这场雪，犹如白居易笔下的俏佳人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今日终于揭开面纱，纷纷扬扬，恣意在空中飞舞着。我虽已不再童年，但仍雀跃不已，看着那上下翻飞的白色精灵，心旷神怡。雪，舒缓而又轻盈地下着，洋洋洒洒，悄无声息，彰显着雪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个性；一朵朵、一片片，缓缓飘落，徐徐曼舞，静静落下。天空灰蒙蒙的，远方的山峦，近处的村庄，都沉浸在朦